

人猿泰山系列（插图本）之四

泰山之子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齐湘辉◎译



THE SON OF TARZ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猿泰山系列（插图本）之四

泰山之子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齐湘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山之子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齐湘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人猿泰山系列之四)

ISBN 7-5004-3126-0

I. 泰… II. ①巴…②齐…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80 号

责任编辑 曹宏举 封面设计 草尾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绘画 李晋
技术编辑 李建 文内插图 李晋 吴璞之 朱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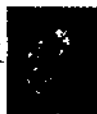
字 数 181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巨猿重现 | (1) |
| 第 二 章 | 捣蛋小子 | (10) |
| 第 三 章 | 父债子还 | (21) |
| 第 四 章 | 陌生人的尸体 | (33) |
| 第 五 章 | 小姑娘 | (42) |
| 第 六 章 | 丛林之夜 | (54) |
| 第 七 章 | 与猿共舞 | (66) |
| 第 八 章 | 猿王 | (76) |
| 第 九 章 | 情窦初开 | (86) |
| 第 十 章 | 恶战群猿 | (98) |
| 第 十 一 章 | 绝处逢生 | (106) |
| 第 十 二 章 | 重入危地 | (117) |
| 第 十 三 章 | 身陷虎穴 | (127) |
| 第 十 四 章 | 曙光重现 | (136) |
| 第 十 五 章 | 狒狒们 | (145) |
| 第 十 六 章 | 猎手 | (154) |
| 第 十 七 章 | 爱的光芒 | (164) |
| 第 十 八 章 | 勇斗狂狮 | (173) |
| 第 十 九 章 | 此情可待 | (186) |
| 第 二 十 章 | 重陷魔掌 | (194) |
| 第 二 十 一 章 | 无望的等待 | (203) |



| | | |
|-------|-------------|-------|
| 第二十二章 | 逃出虎口····· | (210) |
| 第二十三章 | 卡马克的求婚····· | (220) |
| 第二十四章 | 恶魔之死····· | (231) |
| 第二十五章 | 坦特之怒····· | (240) |
| 第二十六章 | 风波再起····· | (252) |
| 第二十七章 | 骨肉重聚····· | (262) |



第一章 巨猿重现

宽阔的乌干比河水流湍急。摆脱了繁累的划船工作，“马嘉里”号的船员们正慵懒地躺在甲板上，享受着劳作之后的休闲时光，长长的船身就在他们身下的河面上漂浮着。为了这次航行，船员们做了精心周全的准备，似乎随时都可以爬出船舱将“马嘉里”号挂上吊艇架启程远航。

突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美梦或闲谈中转移到了乌干比河的北岸。一个身影模糊的陌生男人，正张开两条瘦骨嶙峋的手臂，朝着船员们不断发出尖锐的怪叫声。

“那是什么？”一个船员发问道。

“是一个白人！”大副咕哝着说道，“小伙子们，划过去，瞧瞧他到底要干嘛？”船员们逐渐靠近了河岸，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瘦弱的家伙，有着缠成一团的卷发，显得格外稀少、粗糙。他那精瘦、扭曲着的身体接近赤裸，仅仅围着一块缠腰布。这个人正用一种奇怪的话语向他们急促而模糊地说着些什么，泪珠沿着深深凹陷、累累疤痕的脸颊滑落。

“野人？”大副毫无把握地猜测，接着向那个人大声喊道，“懂英语吗？”

他居然会英语！尽管仍带着那副怪腔调，而且断断续续话不成句，好像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过了。他说的似乎是要求船员们带他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在被好心的船员们接上“马嘉里”号之后，陌生人告诉他们自己名叫迈克尔



·萨布鲁，并讲述了一段长达十年之久的充满了贫困、艰难和折磨的悲惨故事，但是没有提及自己怎么会到了非洲。好奇的船员们纷纷猜想：多半是那段可怕的经历严酷地摧残了他的身心，使他已经忘记了发生在那可怖遭遇之前的种种事情。船员们其实并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俄国人，真名叫做阿利克斯·保罗威什，就是那个男子气十足得甚至有点无耻的俄国人，只是他的面容改变得如此之大，谁也看得出来这个幸存的可怜虫与从前那个保罗威什之间的共同之处。

整整十年了，可怜的俄国人虽然逃脱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罗可夫那样死亡的噩运，但十年中，保罗威什不止一次地诅咒上天，居然能够赐罗可夫以死亡——从此得以永远地免除苦难，逃离那绝对甚于死亡的恐惧的存在。然而，死亡之神却偏偏固执地不肯像召唤罗可夫那样引领他而去。

记得那天，保罗威什发现人猿泰山以及食人部落的首领向着他乘坐的“金西特”号的甲板聚集，便在极度恐慌中跑进了丛林。这个食人部落最终让罗可夫的残暴付出了代价——他即将成为一顿丰盛的美食。尽管某个在部落首领脑中一闪而过的古怪念头令保罗威什的性命得以留存，但他却由此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更加悲惨痛苦的命运之中。十年来他一直是整个村子的笑柄，妇女们任意打骂他，孩子们朝他扔石头，男人们随意刀砍鞭抽……他还无一遗漏地染上了各种经常发作的恶性热病。然而，形销骨立的他并没有这么轻易地死去。天花在他身上留下的令人恶心的记号成为与人隔绝的标志，在它们与部落的“厚待”的双重作用之下，保罗威什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即使是他的亲生母亲恐怕也不能从这张被他称为“面具”的脸上辨认出一丝一毫曾经熟悉的特



征。一点儿零乱的、黄白色的卷毛代替了原来覆盖在他头上的乌黑浓密的头发。他的四肢弯曲蜷缩，走路时摇摇晃晃、步履蹒跚，身体极度前倾。满口的白牙也早被他野蛮人主子敲个精光。他的心智程度极度退化，成为对过去水平的一种可怜的嘲弄。

在“马嘉里”号上，船员们喂养并照料着保罗威什，使他获得了一点点的力气，但是他的外貌却没能变得哪怕是好一点点。他就像是一个被人类抛弃的东西，已经被打碎、被破坏。人们只是重新发现了他而已，发现了一个被打碎、被破坏的弃儿。不过，保罗威什仍然会继续苟延残喘着，直到死神召唤他，尽管还只有三十多岁，他却像是快要到达人生中的耄耋之年一般。难以预测的自然力给予了保罗威什巨大的惩罚，其严厉的程度是寻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保罗威什心中，已经不再有强烈的复仇欲望了，仅剩下一些阴暗的、仇恨的回忆：恨那个在搏斗中将他和罗可夫打倒的男人；恨罗可夫，恨他给自己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种种恐惧；还恨那些警察，是他们使他不得不逃离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还有，对法律的恨，对命运的恨，对所有一切的恨……在每一个清醒的时刻，保罗威什的心中都充满了病态的恨意。正像他丑陋的外表一样，他的内心，也已经成为仇恨的化身。对于救了他的人，他不能去帮什么忙，太虚弱的身体不允许他工作；过于怪僻的性格使他已经很难与一个集体和睦地相处。正因为这样，船员们很快便不再管他，凡事都让他自己定夺。

一家富有的制造业主财团包下了“马嘉里”号，还装备了一个实验室并聘请了许多科学家，为的是要寻找一种昂贵

的天然产品，从而不再需要每年耗费一大笔钱从南美进口。在“马嘉里”号上，只有科学家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水手知道将船停靠在一个非洲海湾之后还要再做些什么。

“马嘉里”号停泊在一个岛屿的岸边已经好几个星期，船员们开始体会到船上生活的百无聊赖。人们纷纷下船解闷，连保罗威什也要求与他们一道上岛看看，他实在是太厌倦船上这种萎靡不振的日子了。

这个岛屿树木丰富，茂盛的丛林一直蜿蜒到海滨，科学家们深入到岛屿的内陆地带。据当地人透露，在这里，那种高价值的天然产品数量相当可观，为此科学家们力求毫无遗漏地搜寻。无聊的船员们则有的钓鱼，有的打猎，有的在闲逛……保罗威什在海滩上到处游荡，时不时就躺在浓荫如盖的大树下纳凉。有一天，人们不约而同地聚在一块儿，仔细检查一头刚刚被打死的黑豹。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保罗威什正躺在一棵树下睡觉。朦胧中，他感觉到有一只手正在摸他的肩膀。他猛地惊醒了，一下子坐起来，看到一只巨大的类人猿正蹲在他的身边，专注地审视着他。保罗威什简直吓呆了，他偷偷地瞟了一眼水手们，看到他们大概在几百码之外。那只巨猿又一次抓住他的肩膀，嘴里焦急、含糊而又悲痛地咕哝着什么。从他探询式的凝视和其他的一些举动中，保罗威什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威胁。于是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巨猿也跟着在他身边站起。

疑惑不定中，保罗威什朝水手们挪去。巨猿则挽住他的一条手臂紧紧地跟着他。在他们差不多靠近人群的时候，水手们也看到了他们。保罗威什确认，巨猿显然习惯于与人交往，对他没有任何丝毫伤害的企图。他还隐隐约约地意识到，



这只巨猿预示着一大笔巨大的财富。于是，在靠近水手们之前，他已经作出决定：一定要从这只巨猿身上获取利益。

水手们抬起眼来，看到如此奇怪的一人一猿向他们走过来，感到无比的惊愕，连忙跑过去围住这一对。此时的巨猿非但没有表示出一丝一毫的惧意，反而依次抓住了每一个水手的肩头，并且长久而恳切地凝视着他们。之后，他又回到了保罗威什的身旁，一种强烈的失望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出来。

水手们看到巨猿显得很高兴，他们团团围住他，问了他许多问题。同时上上下下、充满好奇地打量着他的新同伴。俄国人似乎什么也不肯透露，只是反反复复地强调：“这只猿是我的！他是我的！”颠来倒去就是这么一句话，使得人们很快就厌倦了。一个船员试着去找新乐子，偷偷地绕到巨猿的背后，将一根针刺到他的背上。一瞬间，这只巨兽转向了他的敌人，就在这极快的一转念中，他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由一只温和、友好的动物变成了一只狂暴、盛怒的恶魔。那个自以为恶作剧得手的水手，刚才还在得意洋洋地咧着嘴乐，一看到这光景，笑容早就被吓得僵固在嘴边。他试着躲开巨猿挥到他面前的长臂，但是失败了，于是拔出别在腰间的长刀自卫。巨猿只是轻轻地一扭，就将长刀掰弯了扔到一旁，接着，满口发黄的獠牙深深地插入那个水手的肩头。

水手的同伴们挥舞着棍棒和刀子，纷纷扑向巨猿。在夹杂着尖叫、哀求的咒骂和咆哮声中，保罗威什显得手足无措。眼前水手们挥舞着武器扑向巨猿的情景，一下子打破了他那些通过巨猿大发横财的幻象，所有的美梦一瞬间便烟消云散了。

这只巨猿，尽管注定将被这些比他更高一等的动物所征



服，但却毫不示弱。他丢开了那个肇事者，晃了晃他那巨大的肩膀，甩掉两个扑在他背上的水手，用有力的铁臂左右开弓教训着这些家伙，在他们身边跳来跳去，身法灵活得像一只猴子。

刚刚从“马嘉里”号上下来的船长和大副目击了这场混战。两人朝着正斗得难分难解的双方冲去，身后跟着两个报信的水手。巨猿站在那儿，沉着地面对着这场由他而起的混乱。保罗威什猜不透他的下一步是什么，是打算养精蓄锐应对新的一个回合呢，还是暗中盘算应该先把哪一个家伙除掉。保罗威什唯一看得清清楚楚的是，船长和大副与巨猿的距离已在射击范围之内，只要一个简短的命令，枪弹就可以置他于死地。此刻，箭已在弦上，除非突然有什么意外事件迅速发生，才有可能阻止他死亡的厄运。尽管到目前为止，巨猿没有对保罗威什有任何伤害的举动甚至意图，但他没有把握：在这头野兽正在大发雷霆的时候，如果贸然采取阻止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尤其是巨猿现在鼻孔淌着鲜血，兽性已经被血腥气刺激到了顶点。保罗威什迟疑了一会儿，但马上，一幅未来的幻象浮现在他面前，四周镀着富有的光环。他深信，只要将这只巨猿带到像伦敦那样的国际性大都市，这美好的将来，就一定会美梦成真。

船长正朝着保罗威什大吼，让保罗威什闪开，因为他随时都可能向巨猿发出那致命的一枪。但保罗威什没有这么做；相反，保罗威什挨到巨猿的身边，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尽管此时他已经害怕得毛发根根竖起了。

“过来！”保罗威什命令道，同时有力地将巨猿从水手中拖开。这时候，大部分水手瞪着惊恐的双眼，无力地趴到了



地上；还有一点力气的早就连滚带爬地逃离这个恐怖地带。

慢慢地，巨猿妥协了，向旁边挪开，尽管这样，他仍没有任何伤害保罗威什的意思。看到这样奇怪的一对，几步外的船长不禁迟疑起来。

“让开！”船长命令道，“我要干掉这头畜牲，让他休想再咬任何海员！”

“这不是他的错，船长！”保罗威什恳求道，“请不要开枪打他。是这些人挑起的，这些人先袭击了他。你看，他多么温驯——而且，他是我的，他是属于我的！我不会让你杀了他，他是属于我的！”他归结到这一点，此时，他那受过损害的心中又充满了那欢乐的憧憬——他深信，除了这只巨猿，没有另外一个机会让他获得这样巨大的意外之财了。

船长放下了武器。“是这些人挑起的，嗯？”他重复道，“到底怎么回事？”他逼向了水手们。此时，他们已纷纷从地上爬起，在他们之间，伤得最重的就是那个肇事者。毫无疑问，这个倒霉蛋将不得不花一周或更长的时间来照顾那只疼痛的肩膀。

“辛普森干的！”一个人说道，“他在巨猿的背上刺了根针，于是这只猿还击了他，让他流了很多血；巨猿还攻击了其余的人，不过我们没法指责他，因为的确是我们先动的手。”

船长紧盯着辛普森，后者局促不安地承认了这一切。于是船长向巨猿走去，仿佛要亲自发现他温驯的一面；但惹人注目的是，他仍然扣紧了左轮手枪的扳机，并且对准了他。尽管如此，他对巨猿说话的口气十分安抚。当船长到来之前，巨猿正蹲在保罗威什的身边，目光从水手身上一个接一个地扫过；船长走近后，他直起半个身子，摇摇摆摆地迎上

前去。在他的脸上，仍是那副奇怪的、搜寻的表情，像他第一次遇到水手们时所表现的那样。他离船长相当的近，同时将一只爪子搭在他的肩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像在他的脸上研究着什么；随后，他的脸上掠过失望的神色，同时发出一声像人那样的叹息声。接着，他将目光转向大副和那两位报信的水手，脸上同样挂着好奇的表情。但是巨猿失望了：一个个地看过之后，他放弃了。叹息声中，他回到了保罗威什的身边，即他原来蹲着的地方，对其他的人再也没有了兴趣，而且对刚刚发生过的混战显然完全忘怀了。

这群人重新回到了“马嘉里”号上，保罗威什带着巨猿，而且巨猿看起来非常渴望和他在一块儿。由于船长对保罗威什的安排没有任何阻挡的意思，因此，船上的小集体也就默认了这头庞大的类人猿的加入。巨猿一到船上，就仔细地查看了每一张陌生的面孔，同时马上现出那副失望的神情。船上的船员和科学家们经常谈论这头巨猿，但对于巨猿给每一个新面孔的奇怪的见面礼，他们仍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如果巨猿是在大陆上，或是其他任何一个不同于他的家乡那样的孤岛上被发现的，那么人们可以推断，他曾是人类的一个宠物；但是，对其未曾居住过的岛屿的隔绝状态，使得这样的说法没有立足之地。他仍然继续搜查着什么，而且在最初返航的几天，人们经常看到他将船上的各个部分仔细地嗅了又嗅；但是，在他见到并检查了船上的每一张面孔，并且仔细搜索了船上的每一个角落之后，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陷人一种完全的无动于衷。甚至连保罗威什，也只能在给他带来食物时，才能激起他些许兴奋。在其余的时候，巨猿几乎是在容忍他。无论是对保罗威什，还是对“马



嘉里”号上的其他人，巨猿都没有任何亲热的表示；不过，让船员们舒了一口气的是，第一次见面时他表现出来的可怕野性（尽管是由于被人暗算而激起的），没有再发作。

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巨猿用来凝视船只前方逐渐显露的地平线。似乎他有着充分的信心，相信这只船将在许多港口停泊。在那儿，他将见到更多的人，将有更多的细查机会。总之，船上的人们一致认为，阿加克斯（人们如此称呼这只巨猿）是他们所见过的最非凡、最聪颖的一只猿。聪颖并非他的惟一的显著特征。他的身高和体格在猿中也是出类拔萃，令人敬畏的。很明显，他已经老了，但是，岁月给他在智力与健康上带来的伤痕并不明显。

终于，“马嘉里”号到达了英国。在那儿，怀着对保罗威什遭遇的满腔同情，船上的长官和科学家们给了他和阿加克斯一些钱，并祝他们一路平安。

从船坞开始，到英国本土的一路上，保罗威什一直紧紧地抓住阿加克斯。每一个迎面而来的脸庞阿加克斯都仔细瞧过，许多人被他吓得惊骇万分；但最后，阿加克斯仍然没有发现他试图找到的人，于是重新陷入那种病恹恹的冷漠之中，只偶尔对掠过的一张新面孔显示出一点兴趣。

在伦敦，保罗威什找到了一个著名的驯兽员。这个人阿加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他们达成了协议：驯兽员收留下保罗威什和阿加克斯，并将阿加克斯训练为一头狮子的伙伴，利润则由他与保罗威什平分。

就这样，阿加克斯留在了伦敦。他生活链条上新的一环被锻造而成，许多人的命运都将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

第二章 捣蛋小子

哈罗德·摩尔先生是一个面有病容、勤奋认真的年轻人。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他都以一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去对待。现在，他的工作是给一个英国贵族的小儿子做家庭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他感到并没能满足小孩父母的期待，使他的学生成绩能有一个显著地提高。因此，为了不让孩子家长误会他的工作能力，他得向孩子的母亲说说清楚事情的究竟。

“现在的问题不是他的智力不行，”他说道，“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相信我一定能最大可能地克服他的迟钝。但是，现在的麻烦恰恰是因为他太聪明了，简直是超乎寻常的聪明。他理解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都不能从他的课前预习中发现什么问题。目前困扰我的是，他显然对学习任何一门课程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他只是将功课当作一项任务来对付，因此总是能多快甩掉就多快甩掉。我敢保证，学习和背诵完之后，没有哪门课程会在他脑中再保留一点痕迹。我看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人的原始状态，人的野性。对于任何关于野兽和野蛮人的生活习俗的书，只要能弄到，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尤其是那些写动物的书，他格外喜欢，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去默想那些非洲探险家的传奇经历。我有两回就无意间撞到他半夜躲在被窝里读卡尔·哈吉贝克写的那些讲述人和兽的书。”

这男孩的母亲一边听着，一边神经质地用脚轻敲壁炉前的地毯。

“你没有迁就他，是吗？”她突然问道。

摩尔先生发窘了。

“我，呃……曾经试着从他手中将书夺走，”他结结巴巴地回答道，一抹羞涩的红晕爬上他那黄瘦的面颊，“但是，呃……您儿子的力气实在远远超过了他的同龄人。”

“他不让你把书拿去，是吗？”男孩的母亲问道。

“是的，”家庭教师承认道，“他是相当和善的，但是，他坚持将自己想象为一只大猩猩，而我则是另一头企图从他手中夺取食物的黑猩猩。他跳到我身上，发出最野蛮的咆哮声，将我几乎整个地举过了他的头顶扔到他的床上，然后他扑过来，上演了一出掐死对手的假戏。之后他神气活现地站在我这个败将身边，发出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恐怖的尖叫，这叫声他解释为是猿得胜后的欢呼。接着他将我架到门口，猛推出去，‘砰’地一声将我锁到了门外。”

许久，两个人都没有再开口。最后，还是男孩的母亲打破了沉默。

“有一件事很必要，摩尔先生，”她说道，“那就是你必须尽你所能去阻止杰克的这个倾向，这孩子……”但她没能继续。一声“呜”的大叫，从窗口传来，惊得两人站了起来。这间屋子在第二层，吸引住俩人注意力的，是一棵正对着窗口的大树，大树的一枝伸展到窗台旁。就在这根树枝上，他们发现了他们刚才谈论的中心，一个高大、健壮的男孩。他在这根弯曲的树枝上轻松地保持了平衡，嘴里发出阵阵愉快的吼叫，好像对他们惊呆的表情非常欣赏。

两个人立刻冲向窗户。但就在他们刚刚穿越了半间房间时，这男孩灵巧地蹿到了窗台上，接着跳下来，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婆罗洲的野蛮人刚刚来到镇上……”他唱着，在他吓坏了的母亲和皱着眉头的家庭教师的旁边跳起了战舞。这舞蹈的终曲是他跳到了母亲的怀里，两手搂着她的脖子，连连亲吻着她的双颊。

“妈妈，”他叫道，“一只特别棒的、训练良好的猿将在音乐厅表演！威利·格林斯比昨晚已经看过了，那只猿除了说话以外能做任何事情。他会骑车，会用刀和叉吃饭，会从一个数到十，还有好多好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妈妈，我能不能去看？噢，妈妈，求求您，让我去吧！妈妈，求求您！”

年轻的妈妈慈爱地轻拍着孩子的面颊，但同时反对地摇着头：“不行，杰克，”她说道，“你知道我不赞成你去看这种表演。”

“为什么？我不明白，妈妈！”男孩反驳道，“所有的人都去看，还去动物园玩。但您从不让我去。谁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女孩，要不，就是个懦夫。啊，爸爸！”他高声叫起来，此时门开了，进来了一个高高的、灰色眼珠的男人。“爸爸，为什么我不能去？”

“去哪儿，孩子？”这个刚进来的人问道。

“他想去音乐厅看一只驯过的猿表演。”孩子的母亲回答着她的丈夫，眼睛里有警告的意味。

“谁，阿加克斯吗？”男孩的爸爸问道。

男孩点了点头。

“哦，我不会因为这个责备你，孩子。”男孩的爸爸说

